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

未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烈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

祖之功烈也

駟古營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

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

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

克魯史也。孔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

王襄王時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

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請命作詩不相干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戶橘反有皇有

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反思馬斯臧

毛氏曰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孔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

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

曰坰○曾氏曰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

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

所養○毛氏芣苢傳曰薄辭也○毛氏曰牧之坰

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驕

孔氏曰孫炎曰驪黑色郭璞曰跨髀

問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

黃白曰皇

孔氏曰黃白色雜名黃

純黑曰

驪

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

駢曰黃

孔氏曰駢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

諸侯六閑馬四種有

良馬戎馬田馬駑馬

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按人之注以為

二百十六匹為一廐每廐為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為一閑駑為一種而分為三閑也朝祀

所乘為良馬征伐所乘為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彭彭有力有容

也○鄭氏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

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王氏曰彭彭張也○

鄭氏曰臧善也○孔氏曰薄言駟者有何馬也

乃有駟有皇有驪有黃此等用之以駕車則彭

彭然○朱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

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思馬斯善多其所以及廣博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符悲有駢音其以車伾伾反敷悲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錐孔氏曰雜毛是体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

白曰皇黃駢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黃白雜

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毛曰駟孔氏曰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駢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

毛曰駟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駢尚赤而牲用

駢是駢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駢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駢謂赤而微黃倉駢曰駢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今之駢而微黃者黑曰駢駢者黑色之名任任有力也才多材也○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驪徒河反有駘有

駟有雒以車繹繹音亦思無斃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驂曰驪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班駘隱鄰今之連錢驄也

白馬黑驪曰駘孔氏曰驪是色名說者以駟為赤色若身驪俱赤則駘馬故赤身黑驪曰駟黑身白驪曰

雜○王氏曰繹繹屬也朱氏曰繹繹不絕貌○毛氏曰善走也

鄭氏曰斃厭也無厭倦也○蘇氏曰作奮起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因有駘有驪

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孔氏曰郭璞曰形赤駟白

雜毛曰駟孔氏曰即今赭白馬是也豪骹曰驪孔氏曰說

文云骹骹也郭璞曰骹脚脛然則骹者膝二目下之名蓋謂豪毛在骹而白長名為驪也

白曰魚孔氏曰爾雅曰一曰似魚目也祛祛強健

也○王氏曰思無邪一出於正○鄭氏曰徂猶

行也。○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為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曰：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斃，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祖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騷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備筆反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三四十一

詩記三十一

四

卷九

有駟有駟，駟彼乘繩證反。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

振路，鷺鷥于下。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駟馬肥強貌。王氏曰：養之使駟也。

鄭氏曰：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孔氏曰：四

馬曰乘。○鄭氏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

陽氏曰：明明脩明其職也。○毛氏曰：振振羣飛

貌，鷺鷥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路鷺

取其脩潔翔集有威儀也。朱氏曰：鷺鷥羽之翮舞者所持也。下如飛

而下也。○毛氏曰：咽咽鼓節也。○鄭氏曰：于於胥

皆也。○蘇氏曰：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有駉有駉，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二

詩言二十一

五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諭羣臣醉欲退也。

有駉有駉，彼乘駒。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駒。

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

鄭氏曰：載之言則也。○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

○毛氏曰：歲，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

蘇氏曰：穀，祿也。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

○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駟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孔氏曰定本云僖公修泮宮無能字。蘇氏曰

此詩言作泮宮克淮夷闕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曰以君臣而為此辭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為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為善則已矣此達者之所自諭也

甲子

詩記三十一

六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其中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

旂苒苒

反蒲害

鸞聲噦噦

反呼會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廡諸侯泮宮

鄭氏曰辟廡者築土廡水之外圍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墻康成以為東西門說文以為東西

曰芹水菜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

其芹也。毛氏曰戾止至也

孔氏曰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

至也。王氏曰觀其旂其物苒苒而有容聽其

鸞其聲噦噦而有印。李氏曰：夜。夜飛揚也。○李氏曰：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

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

稱其君為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

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氏采蘋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蹻蹻，

言強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

毛氏曰：載色，色溫潤也。○蘇氏曰：僖公之至於

泮宮，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

而已。○王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

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

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芣，鳧葵也。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鄭

氏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毛氏

曰：醜，衆也。○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

宮，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

衆

王氏曰順彼先生君子之長道而屬服此魯國之羣衆也

○李氏曰一章

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

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鄭氏曰則法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毛氏

曰假至也朱氏曰假感格也○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

靡有不孝信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李氏

曰自求伊祜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居表

反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

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

馘所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淑善也囚

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

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

功所任得其人○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

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朱氏曰或
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
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下章
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相相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
音話 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
洪並無褊躁○毛氏曰相相威武貌○孔氏曰

狄彼東南遠服彼東南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狄攘而逖之也。蘇氏曰古

狄逖通○鄭氏曰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

烝猶進進也○毛氏曰皇美也○鄭氏曰吳譁

也○王氏曰不揚戢也○朱氏曰烝烝皇皇成

也不吳不揚肅也○鄭氏曰訕訟也無以爭訟

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王氏曰不告于訕和

也○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

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

心廣故其征伐有逖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角弓其觥束矢其搜

色留反

戎車孔博徒御無斃

音亦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觥弓徒貌

鄭氏曰言持絃急也

毛氏曰五十矢為

束

孔氏曰荀卿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个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束矢云古

者一弓百矢

○鄭氏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

孔氏曰其發則

搜然而勁蘇氏曰搜矢疾聲

○朱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

徒行者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

蘇氏曰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

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翩彼飛鴉

于嬌反

集于泮林食我桑黓懷我好音憬

九永反

彼淮夷來獻其琛

勅金反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翩飛貌鴉惡聲之鳥也黓桑實也○鄭

氏曰懷歸也言鴉怕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

上食其桑黓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

音○李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

覺悟也○王氏曰琛寶也元龜尺二寸

孔氏曰漢食貨

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 ○鄭氏曰大猶廣也 ○毛氏曰賂

遺也南謂荆陽也 ○鄭氏曰荆陽貢金三品 ○

孔氏曰淮夷來魯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

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闕筆位反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蘇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

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

闕宮有恤况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

福黍稷重直容反穆音六植微力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

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續禹之

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

稷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

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 ○呂氏曰闕宮魯

廟非姜嫄廟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

興 ○朱氏曰闕宮者魯之羣廟也 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

周孟仲子曰是禘宮也 ○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言其在

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禘而閔深閉也。毛氏曰閔

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禘宮也。○毛氏曰血清淨也。○蘇氏曰實鞏固也。○

毛氏曰枚枚龍巖密也。王氏曰枚枚辨也。○鄭氏曰彌終也。

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真正不回邪天用是

馮依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十月而生

子不遲晚。○毛氏曰先種曰植後種曰穉。孔氏曰重

穆植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穉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

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李氏曰菽大豆。○鄭氏曰奄

猶覆也。○朱氏曰后稷生而享有百福播種五

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郟也。○鄭氏

曰秬黑黍也。○毛氏曰緒業也。○鄭氏曰堯時

洪水為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

故曰纘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反商至

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音戒于牧之野無貳

無虞上帝臨女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

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曾

氏曰大王去邠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
必云肇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寢盛之由
故曰太王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
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
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
屆至也天命不妄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其至者
武王也○孔氏曰至於文王武王繼太王之業
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
牧野之地○鄭氏曰虞度也○朱氏曰無貳無
馬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
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
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
降福旣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

衡白牡駢剛犧

素河反

尊將將

七羊反

毛魚

蒲包反

蔽

史側

反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
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字居也○鄭氏曰叔父
謂周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
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
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既
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

讀詩記三十一

七

劉東

東○導江鮮于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
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
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同○王氏曰孟
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
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為諸侯之地方四百里
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并附庸言之則為

方四百里也

李氏曰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里欲其強於眾國其說不然詩

人言大啓爾字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

上等○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

○鄭氏曰交龍為旂四馬故六轡○毛氏曰耳

耳然至盛也○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孔氏曰錯

舉春秋以○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

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李氏曰享

祀無有差忒○鄭氏曰皇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

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

其牲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之多與之福○

毛氏曰駢赤犧純也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駢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

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

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命魯

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褻矣孔氏以帝謂感生帝此則

泥六天之說○鄭氏曰周公皇祖此皇祖謂伯

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角

為其觸觝人也孔氏曰封人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臯秋嘗而言

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毛氏曰白牡周公牲

也駢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

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曰剛特也○孔氏曰將將盛美白牡謂白特駢剛赤特也

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阮

謀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腹之上畫

為牛象之形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

字也○毛氏曰毛魚豚也孔氏曰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

而也○孔氏曰截謂切肉○毛氏曰羹大羹鉶

羹也孔氏曰大羹者煮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

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

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

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烝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

是半體可知○鄭氏曰萬舞干舞也○毛氏曰洋洋

衆多也○李氏曰孝孫有慶孝孫得享其福○

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

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鄭氏

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

三卿為公朋也

○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為三也 ○朱氏曰此言僖公

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人稱願之如是也

公車千乘繩證反 朱英綠滕徒登反 二矛重直龍反 弓公

徒三萬貝胄直友反 朱綬息廉反 烝之升反 徒增增如戎字

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反

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

爾耆日而艾五蓋反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

四八

禮記卷三十一

十七

宋

兵非彼三軍之車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蒲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包氏注論語

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一井○朱氏曰英矛為乘百里之國通有千乘也

飾也滕繩也孔氏曰朱英絲纏而朱染之以為

以繩非訓○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

弓謂內弓於鬯 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

中人御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

者舉成數也○毛氏曰貝胄貝飾朱綬以朱綬

綴之孔氏曰貝者水虫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為胄之物故知以貝為飾說文曰綬

綫也。然則朱綫直謂赤綫以連綴甲也。○孔氏曰：烝徒增增進行

之時增增然衆多。○毛氏曰：膺當也。○鄭氏曰：

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之

禦也。言其強也。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

無敢禦也。○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楚，一名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

其伐戎狄。○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

盛，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

背。○蘇氏曰：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

才以為之用也。○鄭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

孔氏曰：無有害，無有患害。○蘇氏曰：此章言僖

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

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為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

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

國皆以為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

龜山也，蒙山也。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

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

○鄭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朱氏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此

桐木也。○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

○鄭氏曰諾應辭也。若順也。○孔氏曰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

○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也。○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

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

鄙。西鄙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鄙。鄙在薛之旁。○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

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

氏曰令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孔氏曰宜其大夫

之與眾士祝嘏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有魯
邦國僖公常保有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
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
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
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音短是度待落反是尋是尺

松音角有焉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

孔曼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

寢廟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於是斬斷之量度

之○毛氏曰八尺曰尋音桶榱也孔氏曰桶之與

焉大貌路寢正寢也○朱氏曰新廟僖公所修

之廟○孔氏曰奕奕然廣天○鄭氏曰奚斯所

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公子

令工匠監護其事屬○鄭氏曰曼修也廣也○付工役課其章程

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萬民是

若順萬民之望也

閔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

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五

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

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孔氏

曰：祀成湯之樂歌也。成王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

王時，世本云宋緡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

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

時又無亡篇，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靴音挑鼓奏鼓簡簡，行我烈

祖湯，孫奏假古雅反。綏我思成，靴鼓淵淵，嘒嘒管聲。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

斲音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

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王氏曰：美商之樂，歎

而多之也。朱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鄭氏

曰：靴與鼓也。孔氏曰：靴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歐陽氏

曰：書曰：下管，鞀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

毛氏曰：靴，鼓樂之所成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

以靴將之。注云靴所以節樂。是樂成由靴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鼓。○鄭氏曰：簡簡和大也。○毛氏曰：衍樂也。

鄭氏曰：烈祖湯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

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所

斥者何。王爾。○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

考也。○鄭氏曰：綏安也。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

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

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

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

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

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以是安

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為，齊者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朱氏曰：思成未詳，或曰：思辭

也。安我以成也。或曰：安我所思，無不成也。按此句與下篇綏我眉壽之語相似，莫知何者為是。

○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嘒細

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

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

平也。孔氏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也。知是玉磬者，以鍾鼓磬管同為

樂器。磬非樂之主，而六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益稷曰：戛擊鳴球，謂玉磬也。○王

氏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

最和平者養心。鄭氏曰穆穆美也於盛矣湯

孫此樂之美其聲。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歐陽氏

曰其述樂而間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無定

體作者之意或然也。毛氏曰大鍾曰庸鞀鞀

然盛也。朱氏曰庸鐘通。鄭氏曰萬舞干舞。王氏曰

有奕萬舞之綴兆衆大也。鄭氏曰嘉客謂二

王後來助祭者亦不悅懌乎言悅懌也。毛氏

曰恪敬也。孔氏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

曰秋嘗冬烝。蘇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

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奏

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鞀鼓管籥作於堂下

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

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

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毛氏曰恪敬

也。采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

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

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

在昔昔曰先民。蘇氏曰將奉也。湯其尚顧子
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

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不毀其廟。匡衡以為

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

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

酏音戶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鬯假無言。時

三十一

禮記卷三十一

四

本

靡有爭綏。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軼

初支反

錯

如字又采故反

衡。八鸞。鷁鷁

七羊反

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

康。豐年穰穰。來假

音格

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

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

宗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湯之

後世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此常

事也。毛氏曰申重也。蘇氏曰嗟乎我烈祖

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

爾之所鄭氏曰其福乃及女之此所。歐陽氏曰爾時主祀

之主也。毛氏曰酤酒賚賜也。孔氏曰既載

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

蘇氏曰以畀我所思成之人猶言烝畀祖妣古語質也。歐陽氏曰神賚我使成祀事也。

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孰得節。朱氏曰戒

夙戒也。平平和也。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

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毛

氏曰鞞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歐陽氏

曰執事之臣總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

禮記卷三十一

五

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

眉壽黃耇之福也。鄭氏曰約軹轂飾也。孔氏曰軹

者長轂之名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

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鶴然

聲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彼言篆轂即此約軹。

歐陽氏曰約軹錯衡八鸞鶴者此始謂助祭

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享也

。蘇氏曰溥將溥且大。歐陽氏曰我時王受

天命溥將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朱氏曰

言我受命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孔氏曰從

天下平安之福故。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

諸侯者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

至而歆饗也。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

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

頌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王氏曰祀中

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

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

蓋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

三十一

讀詩記三十一

六

付成

既平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

孰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此所謂

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豐年穰

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

得其一說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之異。又懼而脩德。

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

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
是乃高宗之功美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
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
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
大糝尺志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
海來假來假祁祁景負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毛氏曰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
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

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

孔氏曰釋

鳥云燕燕鳥也色玄故又名玄鳥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禘玄鳥春分而至氣候

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芒芒大貌。鄭氏曰契為堯

司徒有功封商。李氏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

封於商也。鄭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

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王氏曰

古帝命武湯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鄭氏曰

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湯。李氏曰正域彼四

方正其四方之疆域。鄭氏曰方命其君謂徧

告諸侯也

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

○毛氏曰九有

九州也。○鄭氏曰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孔氏

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千乘來助祭於祭之時

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

釋文曰大

釋韓詩云

○朱氏曰商世諸侯多矣而止十乘

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為節又使分助四

方之祭故與。○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

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

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

三十一

非已三十一

八

○曾氏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

子當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

也鄭氏謂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

者此非所以稱繼體守文之君况肇域彼四海

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孫子哉。○毛氏曰

畿疆也。○鄭氏曰止猶居也。○曾氏曰邦畿千

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

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鄭氏曰假至也祈祈

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祈祈然。○毛氏曰

景天負均何任也。○釋文曰：維河王肅以為河

水。○蘇氏曰：其至者祈祈而多，其大而均如衆

水之赴河。王氏曰：景與既，景乃岡，同意。負與聊，樂我負同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

○朱氏曰：景負，維河之義，未詳。○朱氏曰：咸宜無不宜也。○鄭

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朱氏曰：何荷通。

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靡不勝而

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王氏曰：長發

序以為大禘之詩也。雖序以為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日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

之禘，為小統，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孔氏曰：王制及祭，統言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

亦名禘也。○橫渠張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濟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

國是疆。幅隕音圓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

商家之德也。孔氏曰：總嘆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久發見其

祥矣。○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

也。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鄭氏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

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王氏曰有娥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也朱氏曰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

子而造商室也

○王本末撥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

越遂視既發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

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

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也孔氏曰國語云昔我

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注云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號為

王也○朱氏曰或曰以蘇氏曰相武也○毛

氏曰撥治也○蘇氏曰契之為人武而能治○

王氏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

小能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朱氏曰達通達也受小國

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互也○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

無所踰也○蘇氏曰履蹈也○朱氏曰言契能

率不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

相土契孫也孔氏曰勢本紀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鄭氏曰截

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

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

率服截爾整齊朱氏曰其後湯以二十里起豈相土之後嘗中衰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躋子兮昭

假古雅遲遲上帝是祗諸時帝命式于九圍

一六一

讀詩記三十一

八十一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

於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朱氏曰降猶生

也○毛氏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王氏曰昭

假昭假上帝也○鮮于氏曰假言感假○鄭氏

曰祗敬也○李氏曰式法也○毛氏曰九圍九

州也孔氏曰謂九州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朱

氏曰湯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

躋升以至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

也○王氏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

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同意李氏曰帝命之為法於天下也

受小球音求大球為下國綴張衛反旒何天之休不競

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

所贄之瑞也。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旌之垂者

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孔

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繆。

李氏曰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

福也。鄭氏曰不競不爭也。毛氏曰練急也

三五十三 讀詩記三十二 十二

優優和也道聚也。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

急躁不太剛猛不太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

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音恭大共為下國駿音峻厯莫邦反何天之龍敷

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是總

子孔反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毛

氏曰駿大厯厚也。鄭氏曰駿之言侈也。孔氏曰鄭以為湯為下國作英俊

厚德之君。董氏曰齊詩作駿厯謂馬也。毛氏莫棄謂

傳云龍寵也。○孔氏曰荷天之榮寵。○毛氏曰難恐竦懼也。○李氏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貝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曷苞有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

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王氏曰曷者誰何

之謂也。○鄭氏曰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

勢如猛火誰敢禦我。○毛氏曰苞本也。○朱氏

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

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征

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

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

師之序也。○鄭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已

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

桀則同時誅也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

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長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檀弓注曰桀

以乙
外亡

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

衡實左。音右又音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鄭

氏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

為官名。○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

國弱而危懼也。○朱氏曰：承上文而言昔在則

前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

湯也。降，猶維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

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劉氏

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

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捷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荆楚，采面規反入其阻。莊呂反裒

蒲侯反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捷，疾意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孔氏曰：周有天

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 ○蘇氏曰自盤庚

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

○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

其罪截然齊壹○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

之功

深入其阻裒荆之旅謂入巢穴其眾無所遁

逃窮而保聚如勾踐棲於會稽之類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都氏反羌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鄭氏曰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見曰

王孔氏曰氏羌遠夷一見於王○王氏曰荆楚居國南鄉

比之氏羌則近國爾成湯之時自彼氏羌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

○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

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莫敢不來朝曰此商

之常禮也况於女荆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壁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直華 稼穡匪解音懈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眾也。眾君諸侯也。來辟猶來王也。○蘇氏曰荆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迹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三十七六 讀詩記三十二 不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鄭氏曰遑暇也。○朱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於下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封建其所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

禮讓恭敬

○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音陟角反是虔

松桷音角反有挺音刃連反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

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毛氏曰丸丸易直

也遷徙也挺長貌○鄭氏曰旅楹衆楹也○朱

氏曰寢廟中之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

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孔氏

曰又方正而斲之○朱氏曰虔亦斷截○孔氏

曰以松為屋之榱桷有挺然而長桷者椽也椽

以長為善陳烈其楹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

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

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

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十八

十八

作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六經遭秦火多斷缺惟三百篇幸
而獲全漢興言詩者三家毛氏最
著後世求詩人之意思於千百載之
下異論紛紛莫知折衷

東萊呂伯共病之因取諸儒之說
擇其善者萃為一書間或斷以
己意於是學者始知所歸一今
東州士子家寶其書而編帙既多
傳寫易誤建寧所刻蓋又脫遺
其友丘濬宗仰惜其傳之未廣

始鑿木於江西漕其臺噫 伯共自
少年嚙嚙道真涵泳聖涯至此
得疾且死六經皆有論著未就
一獨此書粗備誠不可使其無傳
雖 伯共之學不止於是然使
學者因是書以求先王所以厚
人倫美教化君子之所以事君
事父則於聖學之門宜小補
哉淳熙壬寅重陽後一日錄

山尤表書



